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編修臣倉聖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㚖憲

校對官中書臣汪日章

謄録監生臣王元愷

謄録舉人臣徐秉文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七

性理六

仁

或問誠是渾然不動仁是此理流出否曰自性言之仁亦未是流出但其生動之理包得四者

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為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為大

今日要識得仁之意思是如何聖賢說仁處㝡多那邊
如彼說這邊如此說文義各不同看得箇意思定了
將聖賢星散說體看處處皆是這意思初不相背始
得集注說愛之理心之德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
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
之本柄人之所以為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
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要識仁之意思
是一箇渾然温和之氣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

則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已上看有這意思是如何纔有這意思便自恁地好便不恁地乾燥將此意看聖賢許多說仁處都只是這意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克去己私以復於禮自然都是這意思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是這箇渾全流行物事此意思纔無私意間隔便自見得人與己一物與己一公道自流行須是如此看孔門弟子所問都只是問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各自理會得了今

却是這箇未曾理會得如何説要做工夫且如程先生云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上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恰似有一箇小小底仁有一箇大大底仁偏言則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禮義智底若如此説是有兩樣仁不知仁只是一箇雖是偏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雖是專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致道云如春是生物之時已包得夏長秋成冬藏意

思在曰春是生物之時到夏秋冬也只是這氣流注去但春則是方始生榮意思到夏便是結裹定了是這生意到後只漸老了賀孫曰如温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

仁流行到那田地時義處便成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了都有生意在裏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著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

得都是生意如春是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進去秋冬是退後去正如人呵氣呵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

百行萬善固是都合著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百行萬善總於五常五常又總於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

或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為私欲所勝遇事每每著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

守著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
擾於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
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別是
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
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
本是箇温和之物但出来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
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
仁仍舊温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

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為春

或曰存得此心即便是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為之不合於心者勿為却又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行之便侵過義人路底

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孟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為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耳之德聰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將這意去思量體認○將愛之理在自家心上自體認思量便見得仁○仁是箇溫和柔軟底物事老子說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見得自是看石頭上如何種物事出藹

乎若春陽之温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為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撐在裏面惟仁兼統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天之春夏秋冬最分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雖分四時然生意未嘗不貫縱雪霜之慘亦是生意。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

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試自看溫和柔軟時如何此所以孝弟為仁之本若如頑石更下種不得俗說硬心腸可以見硬心腸如何可以與他說話。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都是兩意惻是初頭子隱是痛羞是羞己之惡惡是惡人之惡辭在我遜在彼是非自分明。才仁便生出禮所以仁配春禮配夏義是裁制到得智便了所以配秋配冬。既認

得仁如此分明到得做工夫須是克已復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方是做工夫處

周明作問仁曰聖賢説話有説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説做工夫處如克已復禮是也

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無覩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覩當底是恕

前輩教人求仁只説是淵深温粹義理飽足

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

周明作謂私欲去則為仁曰謂私欲去後仁之體見則可謂私欲去後便為仁則不可譬如日月之光雲霧蔽之固是不見若謂雲霧去則便指為日月亦不可如水亦然沙石雜之固非水之本然沙石去後自有所謂水者不可便謂無沙無石為水也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

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并義禮智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不曾喫著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

仁字說得廣處是全體惻隱慈愛底是說他本相

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

問先生荅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問龜山卻推惻隱二字曰龜山言萬物與我為一云云說亦太寛問此還是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卻是仁之量仁者固能覺謂覺為仁不可仁者固能與萬物為一謂萬物為一為仁亦不可譬如說屋不論屋是木做柱竹做壁卻

只說屋如此大容得許多物如萬物為一只是說得仁之量因舉禪語是說得量邊事云云

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浼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

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

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来冷了覺在知上却多只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

湖南學者說仁舊来都是深空說出一片頃見王日休解孟子云麒麟者獅子也仁本是惻隱温厚底物事却被他們說得擡虛打險瞱眉努眼却似說麒麟做

獅子有吞伏百獸之狀蓋自知覺之說起之麒麟不食生肉不食生草獅子則百獸聞之而腦裂

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皆心之德而仁為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遜之理知是分別是非之理也

仁者愛之理是將仁來分作四段看仁便是愛之理至於愛人愛物皆是此理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恭敬

之理智便是分别是非之理理不可見因其愛與宜
恭敬與是非而知有仁義禮智之理在其中乃所謂
心之德乃是仁能包四者便是流行處所謂保合太
和是也仁是箇生理若是不仁便死了人未嘗不仁
只是為私欲所昏才克己復禮仁依舊在直卿曰私
欲不是别有箇私欲只心之偏處便是汪正甫問三
仕三已不為仁管仲又却稱仁是如何曰三仕三已
是獨自底管仲出来畢竟是做得仁之功且如一箇

人坐亡立化有一箇人仗節死義畢竟還仗節死義底是坐亡立化濟得甚事晏亞夫問殺身成仁求生害仁曰求生畢竟是心不安理當死即得殺身身雖死而理即在亞夫云要將言仁處類聚看曰若如此便是趕縛得急却不好只依次序看若理會得一段了相似忘却忽又理會一段覺見得意思轉好

或問仁者心之德曰義禮智皆心之所有仁則渾然分而言之仁主乎愛合而言之包是三者或問仁有生

意如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辭遜羞惡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其根則生者喪矣其穀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諸子問仁不同而今曰愛之理云者克己復禮亦只

要存得此愛非以克已復禮是仁友其士之仁者事其大夫之賢者亦只是要見得此愛其餘皆然

問愛之理心之德曰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也

公之為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只是無私纔無私這仁便流行程先生云惟公為近之却不是近似之近纔公仁便在此故云近猶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不

是道在先後上只知先後便近於道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水之流通却不是去壅塞底物事做出来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纔除了塞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纔克去已私做底便是仁賀孫云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不用恁地說徒然不分曉只是要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令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也是私哀懼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也是私惡欲也是私欲苟能克去已私廓然大公則喜是公

喜怒是公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係利害
顔子所受於夫子只是克己復禮為仁讀書寀忌以
已見去說但欲合己見不知非本来旨意須是且就
他頭說說教分明有不通處却以己意較量
胡五峯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說極好人有私欲遮
障了不見這仁然心中仁依舊只在如日月本是光
明雖被雲遮光明依舊在裏又如水被泥土塞了所
以不流然水性之流依舊只在所以克己復禮為仁

只是克了私欲仁依舊只在那裏譬如一箇鏡本自光明只緣塵都昏了若磨去塵光明只在

問遺書中取醫家言仁又一段云醫家以不識痛癢為不仁又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不仁又却從知覺上說曰覺是覺於理問與上蔡說同異曰異上蔡說覺纔見此心耳問南軒云上蔡說覺與佛家不同如何曰上蔡云自此心中流出與佛亦不大段異今說知痛癢能知覺皆好只是說得第二節說得用須當看

如何識痛癢血脈從何而出知覺從何而至某云若不究見原本却是不見理只說得氣曰然伊川言穀種之性一段㝡好

問如何是滿腔子皆惻隱之心曰腔只是此身裏虛處

問莫是人生来惻隱之心具足否曰如今也恁地看事有箇不穩處便自覺不穩這便是惻隱之心林擇之甞說人七尺之軀一箇針劄著便痛問吾身固如此處事物亦然否曰此心應物不窮若事事物物甞

是這箇心便是仁若有一事不如此便是這一處不仁了問本心依舊在否曰如今未要理會在不在論著理來他自是在那裏只是這一處不恁地便是這一處不在了如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忽然有一鄉人自不服化稱王稱霸便是這一處無君君也只在那裏然而他靠不得不可道是天理只在那裏自家這私欲放行不妨王信伯在館中范伯達問人須是天下物物皆歸吾仁王指牕櫺問范曰此牕還歸仁否

范默然某見之當荅曰此𢙣不歸仁何故不打壞了

如人處事但箇箇處得是便是事事歸仁且如𢙣也

要糊得在那裏教好不成沒巴鼻打壞了問仁者以

萬物為一體如事至物來皆有以處之如事物未至

不可得而體者如何曰只是不在這裏然此理也在

這裏若來時便以此處之

問惻隱之心如何包得四端曰惻隱便是初動時羞惡

是非恭敬亦湏是這箇先動一動了方會恁地只於

動處便見譬如四時若不是有春生之氣夏來長箇甚麼秋時又把甚收冬時又把甚藏

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易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這意思仁本生意乃惻隱之心也苟傷著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遜也是仁去那禮上發若是非也

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義禮智

問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

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

謂之仁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仁亦在其

中如克己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

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

入但從一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

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為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

問周子牕前草不除去即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横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但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如

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

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

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

物氣象問觀雞雛可以觀仁此則須有意謂是生意

初發見處曰只是為他皮殼尚薄可觀大雞非不可

以觀仁但為他皮殼粗了

必大曰子厚聞皇子生喜甚見飢殍食便不美者正淳

嘗云與人同休戚陸子壽曰此主張題目耳先生問

曾致思否對曰皆是均氣同體惟在我者至公無私故能無閒斷而與之同休戚也曰固是如此然亦只說得一截如此說時真是主張題目實不曾識得今土木何嘗有私然與他物不相管人則元有此心故至公無私便都管攝之無閒斷也

仁便藏在惻隱之心裏面仁便是那骨子到得成就得數件事了一件事上自是一箇仁便是那業處

仁之包四德猶冢宰之統六官

思慮方萌持守得定便是仁如思慮方萌錯了便是賊其仁當施為時錯了便是賊其禮當收斂時錯了便是賊其義當貞靜時錯了便是賊其智凡物皆有箇如此道理

春為一歲之首由是而為夏為秋為冬皆自此生出所以謂仁包四德者只緣四箇是一箇只是三箇元却有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又有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曉得此意則仁包四者尤明白了

問伊川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幹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之心只此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

問遺書謂切脈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是切脈底是仁那脈是仁曰切脈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脈時又用著箇意思去體仁復問蜚卿曰仲思所說如何曰以伯羽觀之恐是觀雞雛之意曰如何

曰雞雛便是仁也曰切脈體仁又如何曰脈是那血氣周流切脈則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脈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地又問雞雛如何是仁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鬬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

問公只是仁底道理仁却是箇流動發生底道理故公而以人體之方謂之仁否曰此便是難說公而以人

體之此一句本微有病然若真箇曉得方知這一句說得好所以程先生又曰公近仁蓋這箇仁便在這人字上你元自有這仁合下便帶得來只為不公所以蔽塞了不出來若能公仁便流行譬如溝中水被沙土罨墈壅塞了故水不流若能擔去沙土罨墈水便流矣又非是去外面别擔水來放溝中是溝中元有此水只是被物事壅遏了去其壅塞水便流行如克己復禮為仁所謂克己復禮者去其私而已矣能

去其私則天理便自流行不是克已了又别討箇天理來放在裏面也故曰公近仁又問公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愛是仁之發處恕是推其愛之之心以及物否曰如公所言亦非不是只是自是湊合不著都無滋味若道理只是如此看又更做甚麼所以只見不長進正緣看那物事沒滋味又問莫是帶那上文公字說否曰然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又問愛只是合下

發處便愛未有以及物在恕則方能推己以及物否

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

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

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只推箇

甚麽如開溝相似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開著便有

水來若裏面元無此水如何會開著便有水若不是

去開溝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

者恕也

問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公是仁之理公而以人體之故曰仁竊謂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到處公所以能仁所謂公而以人體之者若曰己私既盡只就人身上看便是仁體猶骨也如體物不可遺之體貞者事之幹之類非體認之體也曰公是仁之方法人是仁之材料有此人方有此仁盖有形氣便具此生理若無私意間隔則人身上全體皆是仁如無此形質則生意都不湊泊他所謂體者便作體認之體

亦不妨體認者是將此身去裏面體察如中庸體羣臣之體也

仁之名不從公來乃是從人來故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為仁

公而以人體之為仁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為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

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别曰恕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

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何以别曰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已為恕恕是從已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調恁地愛如水恕如水之流又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流淳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不審如何曰說得好昨日說過了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
處惟有孔孟能如此下自荀楊諸人便不能便可移
易昔有言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
可言信推已之謂恕葢恕是推已只可言施如此等
處極當細看
問謝顯道初見明道自負該博史書盡卷不遺一字明
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言汗流
浹背面發赤明道曰即此是惻隱之心夫為師問所

折難而愧形於顔色與惻隱之心似不相屬明道乃云爾者何也曰此問却要商量且何不曰羞惡之心而謂之惻隱之心諸公試各以己意言之黎季成對曰此恐是識痛癢底道理先生未以為然次日復以此請問先生曰只是謝顯道聞明道之言動一動為他聞言而動便是好處却不可言學者必欲其動且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不是四件物合下都有偏言則一事總言則包四者觸其一則心皆隨之言惻隱

之心則羞惡辭遜是非在其中矣

趙共父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事皆有仁曰然天體在物上仁體在事上猶言天體於物仁體於事本是言物以天為體事以仁為體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致道問與體物而不可遺一般否曰然曰先生易解將幹事說曰幹事猶言為事之幹體物猶言為物之體共父問下文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曰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須得仁以為骨子

問敦篤虛靜者仁之本曰敦篤虛靜是為仁之本以上語類

四十九條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

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盖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

有曰克巳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巳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而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

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與曰不然程子之所訶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盖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甞判然離絶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説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盖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

一為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與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荅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汎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己者有

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作仁說仁說

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

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寂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義禮智亦性之德也義惡之本禮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義故情能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若此爾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爾程子

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某之說則性發為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為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細觀來諭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為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為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為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有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著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為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

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

答張欽夫論仁說

再讀別紙所示三條竊意高明雖已灼知舊說之非而此所論者差之豪忽之閒或亦未必深察也謹復論之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

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為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為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為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如此也覺是覺此理知此事之所以當如此之理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飢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

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為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葢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為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為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為仁言為德哉今伯逢必欲以覺為仁尊兄既非之矣至於論知覺

之淺深又未免證成其說則非某之所敢知也至於
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
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然既未嘗識其名義
又不論其實下功處而欲驟語其精神此所以立意
愈高為說愈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也
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爾
實未嘗到此地位也答張欽夫論仁說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為人之意可謂

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来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盖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已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摸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怪弊

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為愈也某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閒也答張敬夫

細看言仁序云雖欲竭力以為仁而善之不明其弊有

不可勝言者此數句似未安為仁固是須當明善然仁字主意不如此所以孔子每以仁智對言之也近年說得仁字與智字都無分別故於今尹子文陳文子事說得差殊氣象淺迫全與聖人語意不相似觀此序文意思首尾恐亦未免此病答張敬夫

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尚可因此附近推求庶其得之若如近日之說則道近求遠一向沒交涉矣此區區所以妄為前日之論而不自知其偏也至謂類聚言

仁亦恐有病者正為近日學者厭煩就簡避迂求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險薄若又更為此以導之恐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方寸愈見促迫紛擾而反陷於不仁耳然却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獘

答張敬夫

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愛之理得於内而其用形於外天地之間無一物之非吾仁

矣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強為之也此數句亦未安蓋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皇皇四達而仁之體無所蔽矣夫理無蔽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仁之用無不周矣然則所謂愛之理者乃吾本性之所有特以廓然大公而後在非因廓然大公而後有也以血脈貫通而後達非以血脈貫通而後存也今此數句有少差紊更乞詳之愛之之理便是仁若無天地萬物此理亦無虧欠於此識得仁體然後天地萬物血

脉貫通而用無不周者可得而言矣葢此理本甚約今便將天地萬物夾雜說却鶻突了夫子荅子貢博施濟衆之問正如此也更以復見天地之心之說觀之亦可見葢一陽復處便是天地之心完全自足非有待於外也又如濂溪所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者若如今說便只說得一般兩字而所謂自家意思者却如何見得耶荅張欽夫

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此亦可疑葢謂視天下無一物

不在吾仁中則可謂物皆吾仁則不可蓋物自是物

仁自是心如何視物為心耶答張欽夫

仁字之義孟子言心該貫體用統性情而合言之也程

子言性剖析疑似分體用而對言之也答呂伯恭

某所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此

雖出於一時之臆見然竊自謂正發明得天人無間

斷處稍似精密若看得破則見仁字與心字渾然一

體之中自有分别毫釐有辨之際却不破碎答何叔京

仁無不統故惻隱無不通此正是體用不相離之妙若仁無不統而惻隱有不通則體大用小體圓用偏矣

觀謝子為程子所難直得面赤汗下是乃所謂羞惡之心者而程子指之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則可見矣答何叔京

知覺言仁程子已明言其非蓋以知覺言仁只說得仁之用而猶有所未盡不若愛字却說得仁之用平正周徧也答何叔京

人之本心無有不仁但既汩於物欲而失之便須用功親切方可復得其本心之仁故前書有仁是用功親切之效之說以今觀之只說得下一截心是本来完全之物又却只說得上一截然則兩語非有病但不圓耳若云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来之妙汩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為能復之如此則庶幾近之矣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

心之妙而然耳然則仁字心字亦須略有分别始得

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

此說甚有味（答何叔京）

所諭惻隱似非出於覺者此語甚佳但所謂覺之一字

未必不佳者鄙意亦非以覺為不佳但謂工夫用力

處在敬而不在覺耳上蔡云敬是常惺惺法此言得

之但不免有便以惺惺為仁之意此則未穩當耳（答游

誠之）

孟子論仁雖有惻隱人心之殊程子於此亦有偏言專言之别然若實於惻隱之偏言處識得此人心專言者其全體便可見今只為於此認得不真故不能有以識其全體乃欲廣大其言以想象而包籠之不知言愈廣大而意愈不親切也程子之言惟穀種一條最為親切而非以公便為仁者亦甚縝密今乃反皆不認而必以易傳偏旁贊歎之言為直解字義則不惟不識仁亦錯看了易傳矣答呂子約

仁字固不可專以發用言然却須識得此是箇能發用底道理始得不然此字便無義理訓釋不得矣且如元者善之長便是萬物資始之端能發用底本體不可將仁之本體做一物又將發用底别做一物也答吕子約

仁之為義須以一意一理求得方就上面說得無不通貫底道理如其不然即是所謂儱侗真如顢頇佛性而仁之一字遂無下落矣答吕子約

所疑荷批誨今皆已釋然蓋仁者心有知覺謂知覺為仁則不可知覺却屬智也理一而分殊愛有差等殊與差等品節之却屬禮施之無不得宜却屬義義也禮也智也皆仁也惟仁可以包夫三者然所以得名各有界分須索分别不然混雜為一孰為仁孰為義孰為智曰仁字之説甚善要之須將仁義禮智作一處看交相參照方見疆界分明而疆界分明之中却自有貫通總攝處是乃所謂仁包四者之實也近年

學者專說仁字而於三者不復致思所以含胡溟涬動以仁包四者為言而實不識其所以包四者之果何物也今得尊兄精思明辨如此學者益有賴矣答石子重

切脈觀雞之說固佳然方切脈觀雞之際便有許多曲折則一心二用自相妨奪非惟仁不可見而脈之浮沉緩急雞之形色意態皆有所不暇觀矣竊意此語但因切脈而見血氣之周流因觀雞雛而見生意之

呈露故即此指以示人如引醫家手足頑痺之語舉周子不去庭草之事皆此意爾答林擇之

仁字須是就一事上見統體之全就統體處見一事之實方始活絡無滯礙處答王子合

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所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只以此意推之更不須外邊添入道理反混雜得無分曉處若如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

不會得而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為仁却轉見無交涉

矣荅周舜弼

所示教引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以為聖人所以開

示為仁之方使人自得者某猶竊有疑焉而前書亦

未及論也蓋此兩語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工夫防患

立心之一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樸則心不恣縱而於

仁為近矣非徒使之由是而知仁也大抵向来之說

皆是苦心極力要識仁字故其說愈巧而氣象愈薄

近日究觀聖門垂教之意却是要人躬行實踐直內勝私使輕浮刻薄貴我賤物之態潛消於冥冥之中而吾之本心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常存而不失便是仁處其用功著力隨人淺深各有次第要之須是力行久熟實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蓋非可以想象臆度而知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也答吳晦叔

自性言之仁字亦未流出但是其生動之理包得四者其實與誠字所指不同須更辨得分明始得答鄭子上

問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李公前所問盖以仁字純就生人之類而言某謂人字不當如此說而李公以為先生說緊要在人字上今承批教復未之然某請畢愚見而折衷焉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身而言與中庸言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要却在體字上盖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専言公則只虛空說著理而不見其切於已故必以身體之然後我

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之仁亦不過克盡已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光潔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為仁所以能恕所以

能愛雖或為義為禮為智為信無所往而不通也不審是否曰此說得之不然則如釋氏之捨身飼虎雖公而不仁矣答陳安卿

問呂氏孟子惻隱說云蓋實傷吾心非譬之也然後知天下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彼傷則我傷非謀慮所及非勉強所能此所謂皆吾體皆吾心者亦只是以同一理言之否曰非但同理亦同氣也答陳安卿

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仁字屬人克己復禮不

容一豪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以此推之意亦可見答楊仲思

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云云 綱謂偏言一事仁之用也專言四者仁之體也仁之用莫若愛仁之體則愛有所不能盡必包四者論之而後仁之體可見曰仁之一事乃所以包四者不可離其一事而別求兼四者之仁也答鄭衛老

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

之德爍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試以此意思之答曾擇之

所謂心無私欲即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本来生意融融洩洩氣象乃為得之耳顔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自有樂處與貧富貴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仁智樂壽亦是工夫到此自然有此效驗答林德久

問觀孔子言仁如告顔子以克己復禮所以為仁之機

殆若發露而無餘藴至孟子論仁雖嘗指人心而言然其意使人自惻隱之心推之要其旨歸多主於愛之一辭雖所以指示於人者豈不精切而確實然不似聖人之言仁廣大渾全而使人自得於精思力行之餘也意者孟子適當夫好戰嗜殺人之時為救焚拯溺之計不可不自夫受病之所而藥之與曰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惻隱之類偏言之也克已之類專言之也然即此

一事便包四者蓋亦非二物也故論語集注中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言極有味可更思之不可謂孟子之言不如孔子之周徧孟子亦有專言之者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愛人是也又謂孟子以世人好殺而言惻隱尤非也孔子雖不以義對仁然每以智對仁更宜思之答歐陽希遜

遺書論孝弟為仁之本及仁性也孝弟用也處及博愛之謂仁又答心如穀種之說但看此三段更以前聖

賢之言參之則自見無所疑惻隱不能貫三者向見何見亦深以為疑竟不能決此不難曉更熟看孟子不忍人之心一章及外書中明道說謝子玩物喪志之說則亦自分明矣答或人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所得以為心者其體則通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包四端而統萬善蓋專一心之全德而為性情之主即所謂乾坤之元者也故於此語其名義則以其沖融涵育溫粹渾厚當生生

而不死因謂之仁人惟己私蔽之是以生道息而天理隔遂頑然不識痛癢而為忍人人之所以體乎仁者必此身私欲淨盡廓然無以蔽其所得天地生物之體其中真誠懇惻藹然萬物之春意常存徹表徹裏徹巨徹細徹終徹始渾是天理流行無一處不匝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貫於一元之氣流行無間斷乃可以當渾然之全體而無愧若一處稍有病痛一微細事照管不到一頃刻稍有間斷則此意便私私

意行而生道息理便不流通便是頑麻絶愛處烏得渾全是仁如人之一身渾是血氣周流便是純無病人纔一指血脉不到便是頑麻不仁處顔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則微有少違然當下便覺融化依然復不見其違焉竊意三月之内渾是中心安仁底氣象三月之後便是勉而中否曰中後又不須勉但久則又不免於有違耳答陳安卿○以上文集三十二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八

性理七

仁義　仁義禮智　仁義禮智信

趙致道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為體義固為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自詳細驗之以下論仁義

仁義互為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

義之嚴肅即是仁底收斂
以仁屬陽以義屬陰仁主發動而言義主收斂而言若
楊子云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又自是一義便是這物
事不可一定名之看他用處如何
先生答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
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為剛而義為柔自一物
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也是如此仁
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

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

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要之仁未能盡得道體道則平鋪地散在裏仁固未能盡得然仁却是足以該道之體若識得陽便識得陰識得仁便識得義識得一箇便曉得其餘箇

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便是流行處

問孟子以惻隱為仁之端羞惡為義之端周子曰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為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恥不義上反説而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事物上説不知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心乃是決裂果斷者也

義如利刀相似都割斷了許多牽絆

義字如一横劒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君子義以

為質義以為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是此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

仁言心之德便見得可包四者義言心之制却只是說義而已曰然

問心之德是就專言之統體上說愛之理是就偏言之一體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嘗不包在其中心之制是說義之主於中事之宜是說義之形於外合內外而言之也曰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

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看甚麽事來這裏面便有箇宜處這便是義又舉伊川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又曰義似一柄利刀看甚物来皆割得去非是刀之割物處是義只這刀便是義

天地只是一氣便自分陰陽緣有陰陽二氣相感化生萬物故事物未嘗無對天便對地生便對死語默動靜皆然以其種如此故也所以四端只舉仁義言亦

如陰陽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陰陽柔剛仁義看來當曰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却主於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且如今人用賞罰到賜與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這見得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陰處

陳仲蔚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来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滙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

叔說天命之謂性云自斬而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隷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来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禮知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間放出来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著界分便有許多

分別以上語類十五條

某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豪釐之間不可差謬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為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

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答江元適

問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孟子以事親為仁事兄為義何也蓋孔門論仁舉體以該用即所謂專言之仁也孟子言仁必以其配即所謂偏言之者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推其事親者以事其長而

得其宜則仁之道行焉曰此說是答吳伯豐

知仁為愛之理則當知義為宜之理矣蓋二者皆為未發之本體而愛與宜者乃其用也今乃曰義者理之宜則以義為本體之發也不幾於仁内義外之失乎

答姜叔權

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故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如其不然則方寸之間自無主宰亦不復能審度可否而行所當行矣此孔門之學所以

必以求仁為先盖此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爾答李元翰

問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孟子分事親從兄為仁義之實義主敬或主於事之宜也曰以宜為主敬在其中答林德久○以上文集五條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别曰自陰陽上看下来仁禮屬陽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説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

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為柔以義為剛非也却是以仁為剛義為柔蓋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强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柔以下論仁義禮智

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之分有

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觧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

仁所以包三者盖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終始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艮則是中間接續處

味道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遜是非元包亨利

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不知木如何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

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為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正淳言性之四端迭為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

禮則勞是以禮爲主也君子義以爲質是以義爲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黙而識之曰說得是

仁字湏兼義禮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别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兩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

一太極又曰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為元也

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温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剥

惻隱之心頭尾都是惻隱三者則頭是惻隱尾是羞惡

辭遜是非若不是惻隱則三者都是死物盖惻隱是箇頭子羞惡辭遜是非便從這裏發来

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收歛底意思以上語類十一條

孝述見先生荅黄寺丞健順仁義禮智之問云有分而言之者有合而言之者孝述於分而言者已隨愚見陳於上矣復以合而言者求之竊意仁義禮智若以用言則有有為者有無為者故仁禮為健義智為順

若論其所以為是四者之實則仁是人之不忍之心似有柔順之意禮之品節一定而不可易似有陰靜之意二者恐是健中有順義之裁制方嚴似有剛斷之意智之周流不滯似有陽動之意二者恐是順中有健於此可見陰陽本不相離之意不知是否曰當時之意恐謂分則為四合則為二耳然如所說又自是一意即所謂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者答李孝述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

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甞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葢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説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茍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别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説於是而立葢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

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

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内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内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

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

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爾是以謂之藏也

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盖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答陳器之

問乾之四德以貞配冬冬無可疑人之四德以智配冬猶

未瑩豈以一歲之功萬物之成畢見於此如智之明辨者乎曰智主含藏分别有知覺而無運用冬之象也答廖子晦○以上文集三條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已然季夏乃土之本宫故尤王月令載中央土以此以下論仁義禮智信

問向蒙戒諭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大雅今以樹為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榦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為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彫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

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

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也離這四箇不得公且自看日用之間如何離得這四箇如信者只是有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實是有此論其體則實是有仁義禮

智論其用則實是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更假僞不得試看天下豈有假做得仁假做得義假做得禮假做得智所以說信者以言其實有而非僞也以上語類三條

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行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觀程先生沖漠無眹一段可見矣答林德久

前書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舊說未可輕詆今者來書雖不及之然此大義也或恐前書

有所未盡不可不究其說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為明白非區

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為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為信為真實之義而為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味五臭五藏五蟲其分放此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為人之理矣故此一義切於吾身比前數段尤為要緊非但小小節目而已也答袁機仲

程珙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為仁何者為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用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已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

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卻為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温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

理智則是箇分别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殽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葢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

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

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别出来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盖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蔵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説盖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

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横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荅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

端也玉山講義○以上文集三條

誠　忠信　忠恕　恭敬

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来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為誠處亦有言誠慤為誠處不可只以實為誠而以誠慤為非誠也以下論誠

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

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則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

峰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為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道字又較疎

先生問諸友誠敬二字如何分各舉程子之說以對先生曰敬是不放肆底意思誠是不欺妄底意思

誠只是一箇實敬只是一箇畏

或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

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或問專一可以至誠敬否曰誠與敬不同誠是實理是人前背後都恁地做一件事直是做到十分便是誠若只做得兩三分說道今且謾恁地做恁地也得不恁地也得便是不誠敬是戒謹恐懼意

伊川言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某看忠有些子是誠之用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十分真實恁地便是誠若

有八九分恁地有一分不恁地便是夾雜些虛偽在內便是不誠忠便是盡心盡心亦是恁地便有些子是誠之用

一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誠是實理自然如此此處却不曾帶那動只恁地平放在這裏忠却是處事待物見得却是向外說来

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為無妄則可謂聖人為不欺則不可又問此

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

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

味道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

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

物事相對以上語類十一條

問劉器之問誠之目於溫公曰當自不妄語入此易所

謂修辭立其誠也曰近之答程允夫

學者問曰遺書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須敬而後能

誠學者如何便能誠恐不若專主於敬而後能誠也大時荅曰誠者天之道也而實然之理亦可以言誠敬道之成則聖人矣而整齊嚴肅亦可以言敬此兩事者皆學者所當用力也曰敬是竦然如有所畏之意誠是真實無妄之名意思不同誠而後能敬者意誠而後心正也敬而後能誠者意雖未誠而能常若有畏則當不敢自欺而進於誠矣此程子之意也問者略見此意而不能達之於言荅者却荅不著荅胡季隨

問呂氏謂誠者理之實然曰誠之為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槩論也如呂氏此說即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者也如周子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温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言也答或人

問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是聖人之誠不欺是學者之誠如何曰程子此段似是名理之言

不為人之等差而發也答程允夫○以上文集四條

忠自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信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以下論忠信

實心便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必先有此而後可以有為若無此則若存若亡而已烏能有得乎有諸己之謂信意正謂此

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已因見於事而信又見得忠如此

忠信只是一事但是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驗於理而不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

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内外始終本末有於己為忠見於物為信做一事說也得做兩事說也得

問忠是人心實理於事父謂之孝處朋友謂之信獨於事君謂之忠何也曰父母兄弟朋友皆是分義相親至於事君則分際甚嚴人每若有不得已之意非有出於中心之誠者故聖人以事君盡忠言之又問忠

與誠如何曰忠與誠皆是實理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誠是心之本主忠又誠之用處用者只是心中微見得用

或問學者盡已之忠如何比得聖人至誠不息曰只是這一箇物但有精粗衆人有衆人底忠學者有學者底忠賢者有賢者底忠聖人有聖人底忠衆人只是朴實頭不欺瞞人亦謂之忠直卿云已字便是至誠字盡字便是不息字至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

於穆不已
文振問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忠信只是一理自
中心發出来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
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說盡便是不忠有
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
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又文振說發己自
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發己自盡便是盡己循物無
違譬如香爐只喚做香爐桌只喚做桌便著實不背

了若以香爐為桌桌為香爐便是背了他便是不著實

問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信既是實先生前又說道忠是實心不知如何分别曰忠是就心上說信是指事上說如令人要做一件事是忠做出在外是信如令人問火之性是如何向他說熱便是忠火性是熱便是信心之所發既實則見於事上皆是實若中心不實則見於事上便不實所謂不誠無物若心不實

發出来更有甚麽物事

問發已自盡爲忠何以不言反已曰若言反已是全不見用處如何接得下句来推發此心更無餘藴便是忠處信自在其中如今俗語云逢人只說三分話只此便是不忠循體事物而無所乖違是之謂信後来伊川往往見此說尚晦故更云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是穩當分明

問明道伊川以忠信爲表裏内外何也曰盡已之謂忠

見於事而為信將彼已看亦得發於我而自盡者忠也他人見得便是信問莫只是一事否曰只是一箇道理問有說信字又不說忠字如何曰便兼表裏而言問有說忠字而不說信字如何曰信非忠不能忠則必信矣又曰且如這事自家見得十分只向人說三分不說那七分便是不信如何是循物無違有人問今日在甚處來便合向他說在大中寺來故程先生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

事之謂信

問盡物之謂信盡物只是循物無違意否曰是以上語類十二條

問先生曰忠信一理但所從言之異耳友恭竊謂忠信一理而於己言忠於物言信者盡己則主心而言物則主理而言故盡己之心為忠循物之理為信雖内外之不同要之皆誠於我耳曰心理不可以彼己分以理為事可也循物無違非謂循物之理但言此物

則循於此物之實而無所違則是所謂信耳答潘恭叔

問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道也其與盡心之義同否曰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用忠天道也對恕之推已而言正指盡心之義答吕子約○以上文集二條

程子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便是實理流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便是實理及物守約問恁地説又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忠恕相似曰只是一

箇忠恕豈有二分聖人與常人忠恕也不甚相遠又曰盡己不是說盡吾身之實理自盡便是實理此處切恐有脫誤若有些子未盡處便是不實如欲為孝雖有七分孝只中間有三分未盡固是不實雖有九分孝只略略有一分未盡亦是不實以下論忠恕

主於内為忠見於外為恕忠是無一豪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

說忠恕先生以手向自己是忠却翻此手向外是恕

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来

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此語見周禮疏

問如心為恕曰如比也比自家心推將去仁之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

劉問忠恕曰忠即是實理忠則一理恕則萬殊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亦只以這實理流行發生萬物牛得之為牛馬得之而為馬草木得之而為草木以上語類七條

張無垢云恕由忠而生忠所以責已也知已之難克然

後知天下之未見性者不可深罪也又曰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愚謂恕由忠生明道謝子侯子葢嘗言之然其為説與此不相似也若曰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則是以己之私待人也恕之為義本不如此正蒙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此則物我一致各務循理而無違矣聖賢之言自有凖則所謂以人治人者雖曰以衆人望人然而

必曰道不遠人則所以為衆人者亦有道矣以己不能克其私而并容他人使之成其惡則是相率而禽獸也其為不忠不恕孰大於是張無垢中庸解辨

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不知如何分曰恕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荅潘子善

問程子以忠為天道恕為人道莫是謂忠者聖人之在己與天同運而恕者所以待人之道否曰聖人處己

待人亦無二理天人之別但以體用之殊耳答嚴時亨

恕說亦佳但大學絜矩常在格物之後蓋須理明心正則吾之所欲所不欲莫不皆得其正然後推以及物則其處物亦莫不皆得其正而無物我之間如其不然而以私己自便之心為主又欲以是而及人則人道不立而驅一世以為姑息苟且之場矣答黃商伯

問近看得忠恕只是體用其體則純亦不已其用則塞乎天地其體則實然不易其用則廓然大通然體用

一源而不可析也故程子謂看忠恕二字自見相為用處而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曰此說甚善（答呂子約○以上文集五條）

問仁敬曰上蔡以來以敬為小不足言須加仁字在上其實敬不須言仁敬則仁在其中矣（以下論恭敬）

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為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

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言則又如脩己以敬敬以直内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

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盖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

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手容恭敬是主事

而言執事敬事思敬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永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即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這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臨之以莊則敬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以上語類五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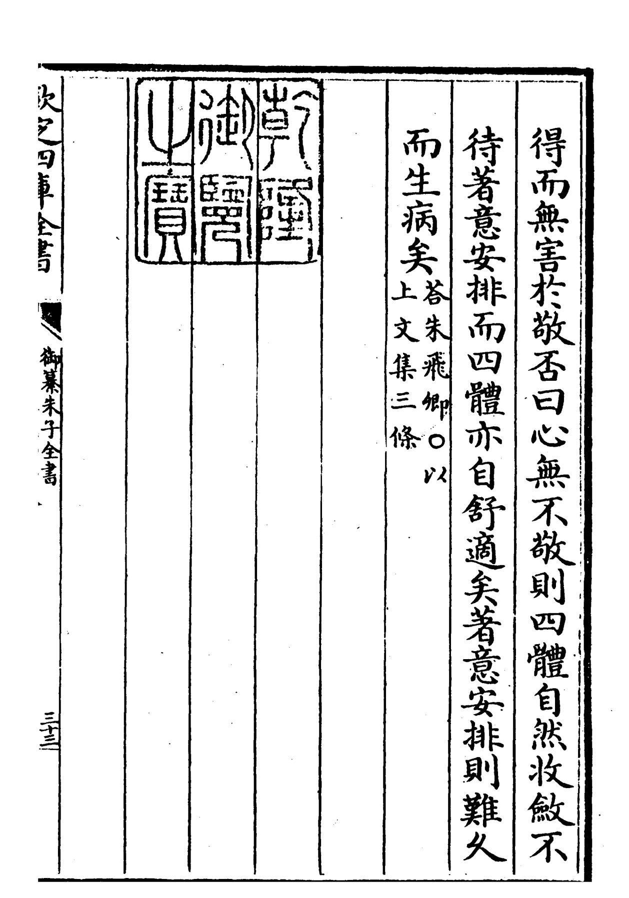
問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表裏之言以此意解語孟之言似不契莫是有輕重否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答連嵩卿

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

冠肅容貌為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向溺於儀章器數之末耳

答呂伯恭

問某承先生誨以持敬自求病痛是氣衰不能勝其怠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即此便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今遂欲一一如禮則力困實做不得不知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終可以有



得而無害於敬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答朱飛卿○以上文集三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八